

悲劇的英雄

評介吳佩孚傳

林柏燕

一、奇異的時代

袁世凱死後，留下北洋餘孽，革命成果幾爲之毀於一旦，終致赤燄乘內亂外患之烽煙，焚虐山河。從民國初年至十五、六年間，軍閥當道，狼風縱橫，在這些衰衰大帥督軍之間，吳佩孚出身寒門，以蓬萊秀才，奮袂崛起，開府洛陽，在民國九年至十二、三年間，幾爲全國舉足輕重之風雲人物。軍閥由於傳聞之誇張與渲染，幾近笑話大全，軍閥雖然有粗莽不學，虐民以逞者，但非天下烏鴉。東北張作霖出身於鬍仔

，西南周西成以賴皮起家，但在那殘山剩水之間，練兵治民，也各有一套。然而，軍閥以武力自恃，進而干政，以致誤國禍國，不論爲中國軍閥或日本軍閥，其最後必歸失敗，史實昭然不爽。

在電影「四虎將」裏，畢蘭卡士脫有一句對白：「革命成功，烈士倒下，政客粉墨登場了。」是以野心政客，短見政客，奔走鑽營，與風作浪，「以武人爲傀儡」（張作霖語），其爲禍之烈，有甚於督軍。

實際上，文武可謂合之一貉。「面冷心熱」的黎元洪在革命前夕，尙槍決兩個革命黨，辛亥一戰成功，黎元洪一變爲武昌之革命軍領袖。歷經清、袁、民國三朝之元老徐世昌，在直奉大戰時，所能做的是，在總統府裏做詩，題目是：「聞砲聲有感」。其他以至於馮國璋、段祺瑞、徐樹錚、梁士詒，以下甲乙丙丁，都是善於「揀水漲」（借劉健羣語，亦川語）的智士，其政治手腕，勾心鬭角，亦各有千秋。（徐係段祺瑞之靈魂，尤具才華，曾以一旅兵馬平定漠北，也曾一槍打死陸建章，咄咄逼人，後爲馮玉祥所害。）

不論是直皖之戰，湘鄂之戰，直奉初戰，直奉再戰，開戰前必先通電互罵，電文中都能震震有詞，聲淚俱下，互罵對方：「塗炭生靈，不以天下蒼生爲念。」儼然一副文王代罪弔民之姿。然而「吳佩孚登高一望，老百姓早就逃得不見一個人影。」所弔之民何在？於是，當時之民有「莫談國事」之心聲。而吳佩孚最後的感喟常是：「這種莫名其妙的窩囊戰爭，真是所爲何來？」通電大都出於文人的表面文章，與督軍的內心南轅北轍，文人不過投身覓侯，鮮具政治家之胸襟仁懷，縱有「曠世逸才」（袁世凱語）如楊度

，亦不過爲虎作倀之一型。（楊爲袁世凱之智囊，國父請袁南下任總統，楊度獻策製造暴亂，以北方未平爲名，拒絕南下，結果暴亂幾乎弄假成真，平津一帶人民財產傷亡無數。袁終稱帝，楊爲助紂功臣，後淪落上海，爲杜月笙門下食客，潦倒以終。）

至於內戰本身之慘烈，以直奉前後兩戰而言，動員之槍砲、飛機戰艦，蔚爲可觀，其所費子彈，據東交民巷外國官員估計，不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。此誠如吳佩孚所云：「對外則宣而不戰，對內則戰而不宣，騰笑全球，無地自容，稍有心肝，何忍出此？」騰笑全球，倒在其次，可怕的是日本，唯恐中國不亂。

講到「心肝」，在西遊記裏，妖怪要吃孫悟空的心，老孫至爲慷慨，立刻自剗自掏，總共掏出三十幾顆，計有貪婪心、猜忌心、嫉妬心、怨恨心、好色心、好勝心，以下各心淋淋滾滾，至於「良心」，却遍找不獲。而沒有「良心」的孫悟空，竟狂妄自封爲齊天大聖，連新華宮暗穿龍袍的袁世凱，掀鬚含笑的曹錕，都要自嘆小巫。

在希特勒席捲歐洲之際，有位德國學者仰天長嘆：「畢竟這世界聖賢太少，狂人太多。」在日本虎視

，列強覬覦之下，督軍大帥勇於蕭聞之鬪，逞其暴戾，報其私怨，以至國庫空虛，民生凋敝，在北洋軍閥走馬燈的内閣裏，充任財政部長，竟如坐上強力膠，動彈不得，且急如無米之婦，熱鍋之蟻。段、張、曹、吳各挾其「傀儡」（真不知那一邊是）組閣，然後張牙要糧，舞爪索餉，然後爭地盤，勝利大分贓，以至醇酒美女，花寶寶、白牡丹一番，呼犬叱馬之餘，國脈早已奄奄難把，這究竟是怎樣的一個時代？

這種時代，還真無法以狄更斯的「雙城記」開頭的一段話形容，只能借用法國文豪左拉之言：

「這是一個屬於瘋狂和恥辱的奇異時代」（盧貢家族之命運序）

所謂「瘋狂」，應屬於督軍武人，而恥辱則非知識文人莫屬，曹錕兄弟以及安福系大員，或段執政下台期間，其所轄文官之家財，動輒數千萬，（當時一般家庭月入三、四十元，生活即有餘裕）以當時富可敵國之財，飽入私囊，逃往東交民巷，或六國飯店，被外人猛敲猛榨，遺笑番邦，非恥辱而何？此正應上寒山詩所云：「只取今日美，不畏來生憂，老風入飯瓮，雖飽難出頭。」（軍閥中生活亦有極為克苦者：

段本人係其中之一，吳佩孚的大鍋飯，尤為儉刻。）至於「奇異」，實為「荒繆」之同義詞，不過，在那驚濤駭浪，殘山剩水的時代裏，命運常決定於「偶然」的天意際會，這也可可是「奇異」吧！

很不幸的，吳佩孚就生在這麼一個瘋狂兼恥辱的奇異時代裏。而更不幸的，吳佩孚本人也是這個時代的製造者之一。

「吳佩孚傳」（傳記文學出版社）據楊森先生云：早有法國撰本，日人撰本及國人所著多種，但失於簡陋，或多所錯漏，故吳氏故舊老友，提供資料，請章君毅先生重寫一部「真實詳盡，信而有徵」的「吳佩孚傳」，藉使吳玉帥「忠勇壯烈的精神，可歌可泣的事跡，留傳千古，永垂不朽。」

個人拜讀再三，驚覺此傳實乃有關一個中國軍人忠勇武德之鮮活巨著，以民族精神教育而言，也是了解中國近代國家命運之重要史料之一。（不了解中國現代史，一切的民族精神教育都是空談）從文學角度而言，也是一部生動感人的現代傳記，故甘犯妄論國是人非之淺薄，不揣孤陋之錯失，在此鄭重予以評介。

二、從北望滿州至子玉老弟

章君係名小說家，吳傳雖以史實為依據，字裏行間却帶着濃烈之感情，可謂莊諧並作，精彩萬分。在緊要關頭，論人論史，尤為中肯有力，以人物多如天上繁星，戰事密如連珠之砲，加上種種勾心鬭角，章君却能井然不紊，東指西揮，筆尖所向，有如子彈之南飛，却能反彈而北響。本傳在縱的方面，可看到吳佩孚波瀾壯闊，千里湧瀉之一生；在橫的方面，也可看到部份北洋諸軍之興衰輪廓。（若要全盤深入，可參閱葉蔭民著中國國民革命史話及田布衣著北洋軍閥史話。）

吳佩孚的一生，為方便了解，不妨分為五個時期

：
①北望滿洲至子玉老弟時（自民國前三十八年至民國元年）

②牧野鷹揚至孤軍衡陽時（民國元年至九年）

③洛陽虎踞至兵敗榆、橋時（民國九年至十五年）

④四馬入川至憔悴獨酌時（民國十五年至二十年）

⑤獨闢煙壚至淚垂天南時（民國二十年至二十八年）

從「北望滿洲」到淚垂天南，譜出一個英雄的悲劇。在那種「奇異」的時代，以吳之忠勇壯烈，即使悲劇，也是英雄。在這個時期，有許多決定性的「偶然」的轉捩點，也有許多「必然」的歷史因素。在天意與人為之間，在偶然與必然之間，往往是難以探索的「天人之際」。

第一個時期，吳佩孚從蓬萊秀才奮然投筆，到民國元年，只是曹錕手下的旅長。這時，他看過八國聯軍的姦淫擄掠，拳亂的荒唐。後投北洋軍，以測繪科出身，為日本偵測隊所借用，曾為「日俄大戰」第一線人員。其後曹錕派他去中俄邊界與凱湖去探測。這段時期，可謂出生入死，冒險犯難，而且，從投入這位「曹三傻子」員的悲劇，即已註定。

吳一生痛恨日本，生平第一座勳章，却是日軍進藩時由大山總長所發，在座有兒玉和乃木大將。吳二十幾歲，即有「戒淫說」之作，一生主張不納妾，事母至孝，在母命難違之下，却不得不娶張氏而疏離原配李氏。後李氏終發瘋而死，此為吳生平憾事。吳不齒曹錕之種種所為，曹錕賄選，當上總統，吳大罵：「宵小不但誤國，而且誤曹。」殊不知曹也誤了吳的一生。以上，命運的許多「偶然」，加上吳守正不阿的個性，其許多身不由主的悲劇即已埋下了伏筆。

「四虎將」裏也有一句對白：「十七歲那年，我在家裏正睡午覺，忽聽得河對面槍色大作，我好奇地過河去看，結果有人硬把我拉着走，他們給我槍桿，要我跟着跑，這一跑就是三十年。」（偶然間，「誤落塵網三十年」，陶潛詩，軍閥之軍皆用募兵或拉伕而來。）

民國元年，武昌起義，山西首先響應，袁派曹向山西用兵，吳為先鋒，黑夜行軍，車過井陘未停，全車之北洋軍，睡得像死豬，而吳徹夜不寐，機警發覺，不然車入娘子關，等於向革命軍「自投羅網」，這下吳立了「大功」，於是：

「吳佩孚注意到跟曹爺整整五年，這是他第一次喊自己的號——子玉。」

就這樣，「子玉老弟」的情份，緊緊控制着、困擾着吳的一生。曹錕賄選，當上總統之後，吳借酒澆愁，其痛苦可想。民國元年，吳年近四十，很有趣的，他的崛起立功是由於娘子關革命軍之賜，他的完結篇也是由於汀泗橋敗於革命軍。冥冥中，正如許多軍閥，阻滯了革命工作近二十年，最後仍被革命軍所瓦解。

總論起來，第一時期，吳仍屈居人下，並無鮮明定型的野心，他們是北洋軍訓練出來的舊式軍人，沒有受主義思想的洗禮，「愚忠」於曹，但潛意識裏，他仍是蓬萊秀才的書生本色。他曾參加日俄戰爭，也曾深入俄境刺探，使他了解到愈不怕死，愈不易死，「置之死地而後生」的道理，使他在往後的作戰，總是身先士卒之外，他也看到日俄侵略中土的野心，從一個書生報國的良知激起了「壯志」，至於如何救，他不知道，只知道好好的戰，好好的幹，這時，他有滿江紅之作：

北望滿州，渤海中風潮大作，想當年吉江遼瀋，

人民安樂，長白山前設藩籬，黑龍江畔列城廓，到而今俄寇任縱橫，風雲惡。甲午役，土地削，甲辰役，主權弱，江山如故，夷族錯落，何日奉命提銳旅，一戰恢復舊山河，却歸來，永做蓬山遨遊，念彌陀！

這首詞以後成了吳佩孚第三師的軍歌，行軍必唱，進城必唱，開會時必先來一段。吳從衡陽撤軍北上，經武昌時（爲表示其不佔地盤），武昌市民夾道歡迎，看到他們的軍容，聽到他們的歌聲，曾爲之熱淚盈眶。主要的，這首歌道盡中國人民被日本欺凌的心聲。不論是吳個人抒情也好，國人心聲也好，這首詞

三、從牧野鷹揚至孤軍衡陽

從民國元年至九年，吳由旅長、師長而副巡閱使，到以「孤軍自居」駐兵衡陽爲止，真可謂「牧野鷹揚」的「獨立愚連隊」。這期間，民國五年的「瀘州之戰」，以至聯奉兵逼張勳，再到民國九年的直皖大戰，吳都是主將。瀘州對抗的是蔡松坡的護國軍，這一仗吳初展其「日俄大戰」的實戰之才。曹錕看他立

雖充滿無頭蒼蠅式的金戈鐵馬，却無懈可擊。開封洛陽時，官兵齊唱，拍髀擊缶，所謂「燕趙之聲，聞於洛陽。」連外賓都感到悽然，大有田橫五百壯士之概。

可惜，最後三個字「念彌陀」未能如願，馮玉祥在民國十九年中原大戰之後，倒真是念彌陀去了。吳本來無非是「功成身退」之意，但天與願違，在冥冥中也預示「英雄之沒落」，吳竟功不成，退尤難。（第一時期結束）

功，也想效顰，結果被打得千鈞一髮！吳表演了一段長坂坡，章君有極精彩的描寫。這一仗，同時也暴露了曹軍的漫無軍紀（第三師例外），有的竟然在戰壕設帳鋪褥，強搶民女，做八國聯軍的勾當。吳氣得目裂氣湧：「像這種部隊，就是一百萬，也打不贏這個仗。」

曹錕損失慘重，一方面段祺瑞那邊因袁世凱「兔未死而狗烹」的做法，而有了「慢慢走，等等看」的異心，使吳陷入重圍，就在護國軍要總攻瀘州前一天，袁因「全國譁然」四面楚歌而下臺，月餘即去世。袁死後，乃展開了北洋諸軍的勾心鬭角，先是段祺瑞為總理，因對德宣戰事，黎元洪免段之職，國會總辭，可憐的黎元洪在「急病亂投醫」之下找上張勳，結果張勳與康有為、馮德麟（馮真是莫名其妙，從東北送上門來）表演了一齣連「宮女們都知道要大禍臨頭而一致大哭」的「復辟」。

復辟失敗，民國六年七月，馮國璋任總統，開始了馮、段、徐（樹錚）、曹吳的政治鬭爭。曹當然不是徐的對手，害得曹錕「恰似駝子摔跟斗，兩頭不着地」。民國七年，直皖分裂，但在吳佩孚明修「段」道，暗渡「馮」方的補救之道下，吳也學會了「慢慢走，等等看」，打了幾次「平南」之役，兵到衡陽，再也不動。一方面曹錕那邊：「子玉老弟，衝鋒陷陣，你得爭先，別落人後，給咱們爭氣。」他自己則找個平平安安、熱熱鬧鬧的地方停下來，花寶寶一番，白牡丹一番，兼辦要緊事，天天拍電報，向國務院，大

總統要錢。

衡陽士紳百姓，對吳佩孚早就「如雷灌耳」，吳駐衡陽，禮賢下士，廣收民心，暫時緩和了直皖內爭和馮段之間的矛盾。這時，南方的護法軍已一敗塗地，粵桂幾無可用之兵，勉強只有湖南督軍趙恆惕的部隊可以奮力。於是在此情況之下，吳之駐衡陽，無異利刃插於中原，有制衡之力。國父這時雖早於民國六年任南方軍政府的大元帥，但無基本隊伍，又無經濟來源，且西南各省步調不一，西南軍閥對軍政府的破壞，不下於北洋。民國七年，國父憤而辭職，痛罵：「南北如一丘之貉」，開始潛心著述，宣揚主義。南方軍閥與短見政客，以為國父任大元帥，必將引來北伐，但吳佩孚按兵不動了，在衡陽與趙和平共存了兩年，無異南北都不能亂動，這時，吳若揮兵南指，是福是禍，可能又是另一局面。

民國八年，馮國璋去世，徐世昌任總統。九年一月，吳自請「撤防北上」，理由是「南北屬一家，並非寇仇外患，何須重兵戍守？」舉國稱讚，結果北洋政府不敢放這隻「大蟲」回來，吳硬是表演了一段「過百關斬千將」的北上。這時，吳的聲譽如日中天，

而張敬堯痛失三湘，吳光新兵潰荆沙，直把段祺瑞氣得七尸暴跳，恨吳入骨。

民國九年，直皖大戰正式爆發，直奉聯軍大勝，完全是吳佩孚之功。吳要緝拿「十大禍首」，禍首之一的徐樹錚，在東交民巷放聲大笑。有兩個「禍首」，沒有相片，遍尋不獲，臨時找了兩個北平著名扒手的相片代替。（真絕）段倒有骨氣，不逃不走，舉槍自殺，自己沒有打死，却打死身後的一名衛兵（純屬偶然）。

吳佩孚提出召開「國民大會」（與國父的精神大同小異）不但徐世昌不滿，張作霖也強詞駁斥：「國家大事，我一向只跟曹巡閱使商量，這小子不過一名師長。」可惜，「曹三傻子」那有張的政治手腕，張之四兩即可撥曹之千斤。曹不但不聽子玉老弟，反

而與張結了親家。吳向曹分析張在關內的野心：「這個仗，充其量再過兩年，還是非打不可。」曹錕回答很妙：「能拖，還是拖些時候好。」吳佩孚與張作霖一樣，對戰爭的嗅覺特別靈敏。借用左拉之語，就是：「一個禿鷹所具有的離戰場很遠就聞得到氣息的那種嗅覺。」可惜，曹錕毫無警覺心。於是，趁曹張在勝利大分贓之際，吳佩孚黯然離京，開往洛陽，專心練兵。

在這時期，吳初嘗政治鬭爭的殘酷與打擊，已非痛心疾首所能形容。畢竟他只是軍人，他曾兵逼國會，開了武人干政的惡例，這是吳的一大錯失。道理很簡單，如果杜魯門要聽從麥克阿瑟，美國便不會有兩百週年。（第二時期結束）

四、從洛陽虎踞至淚垂天南

從民國九年至十三年九月，吳佩孚一直在洛陽。自民國十一年七月，直奉戰後至十三年九月為吳之全

盛時期。這時，趨洛拜訪的中外軍政顯要，川流於京洛道上，除英、美、日諸國將領、政客、學者之外，

還有遠涉重洋來歪纏的德國小姐露娜，迫得吳佩孚以「老妻尚在」四字加以制止。然而，這段時期，仍是國事如麻，分崩離析。

先是民國十年，湘鄂唇齒之戰。吳不願助紂（鄂督王占元素有屠夫之稱，後隱居天津收房租渡日，民謠稱之天津各大馬路巡閱使），但格於同屬直系，乃出兵聲援。民國十一年，直奉大戰，徐世昌被逼下台，吳再推出黎元洪，同時電請國父北上共商國是（吳的矛盾），但此時西南一片混亂，陳炯明叛變。民國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，吳五十大慶，賀客雲集，康有為以「牧野鷹揚，百歲功勛才半紀；洛陽虎踞，八方風雨會中州」之聯賀之。

十二年二月，曹錕賄選，當上總統，為吳一生恨事，一大污點。國父亦通電：「立國有本，非恃武力」。黎元洪被「逼宮」下台，且在天津受盡王承斌之侮辱。給曹錕之賀電如雪片，獨缺子玉老弟，曹心中不安。十三年九月，直奉再戰，吳心念故主，硬著頭皮，馳軍北上，結果馮玉祥陣前倒戈，吳兵敗榆關，正在千鈞一髮之際，吳表演了一場中外人士以為「天方夜譚」的神奇大撤退，退往天津。於是北洋政權

重又落入漁翁得利的段祺瑞手中，段把馮玉祥驅上天台上，並批准吳佩孚始終不肯為之的「金佛郎案」，翌年段、張請國父北上開和平會議，未料國父痛於十四年三月十二日溘然長逝，舉國大慟。

吳佩孚由天津而上海而漢口，十三年十一月回到洛陽，陝西督軍劉鎮華打狗唯恐落後，竟限吳二十四小時內走路。於是，兵敗榆關如山倒，繼則牆倒眾人推。吳竟落魄於豫鄂交界之鷄公山，後至漢口，鄂督蕭耀南不讓他「登陸」，吳乃踏艦往岳州。十四年三月，吳已是天下之大，幾無容身之地，正走投無路，突然情勢變化，吳又搖身一變為十四省聯軍討賊總司令。（賊者張、段）總部設在漢口，蕭前後判若兩人，吳已看慣朝秦暮楚，未予計較。此時，蔣百里，章太炎等名士皆在帳下。這期間，最妙的是周西成，為遵義一帶之土霸王，竟為第三路討賊總司令。

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，吳正式通電討奉，段恐慌，請馮玉祥出兵，未料馮又搞鬼，勾搭奉將郭松齡倒奉，張作霖措手不及，郭已兵逼瀋陽，幸得日軍之助，擊潰郭軍，並槍決郭夫婦。張恨死馮，竟而聯吳，吳亦恨馮，於是聯奉。（真是鬼打架）於是十二月三

十一日，解除討奉。前後不及二月，張由被討之「賊」，搖身爲討賊之「賊」。然而，討馮之戰，吳實心有餘力不足，全靠奉軍張宗昌、李景林挑大樑。這時，躲在察哈爾練兵的馮玉祥，乃於十五年三月，捲土重來，分三路進攻：抗奉，制吳，拒張（宗昌），中原激戰不已。後，馮軍潰敗，馮逃往俄國。

十五年四月，直魯奉聯軍總攻北京。段這次逃入東交民巷，曹錕恢復自由（原爲馮所軟禁），但北方已陷無政府狀態。十五年六月，吳佩孚張作霖雙巨頭會議，共推杜錫珪爲國務總理，但七月十一日，青天白日旗已飄揚於長沙。

南方不斷告急，而吳却被「南口」之馮軍拖住。（馮留下一旅人馬死守）八月十四日攻克南口，吳急南下，革命軍正猛攻汀泗橋，乃展開汀泗橋爭奪戰。二十七日先總統 蔣公抵岳州督戰，二十八日汀泗橋爲革命軍攻下，吳陣前槍決軍官，親歙士兵，仍不敵黃浦革命青年排山倒海之勢，其激戰可想。二十九日大戰又起，但吳大勢已去。九月，革命軍猛攻漢口，吳走南陽、入四川，投奔楊森。楊森重義，果予盛情迎納。這段逃往，歷盡艱辛，其中有徒步二十餘日者

，數萬大軍，僅剩隨員數十，且不得不向沿路土匪投刺借「道」，幸盜亦有「道」，未予刁難。（第三時期結束）

汀泗橋爲武漢咽喉，此乃北伐史上具有決定性的大戰，章君原作，描寫詳盡。吳入川之後，決意不問國事，日艦隊司令荒城派人說吳，擬與大砲槍桿，助款百萬，希其東山再起，（唯恐中國不亂）却爲吳嚴詞以拒。後經楊森之請，蔣公派專艦至宜昌，請吳出川，吳出川時阻於道，仍留於川。

十七年，張作霖爲日軍閥所害。十九年，閻馮聯合反叛中央，中原大戰爆發。正在激戰，奉軍（張學良）出關，宣佈擁護中央。閻馮解體，東北淪陷。這段時期，吳皆在四川。二十年七月，吳到成都，住昭覺寺，仍冠蓋雲集，九月赴蘭州，解決回漢衝突，並勸導西北游軍服從中央領導，一致禦侮。十二月二十四日抵北平，主要的是想策動奉張抗日，不忍「北望滿州」是也。吳到北平，張學良率滿城文武迎於車站，吳責張：「瀋陽事變，爲何不抵抗？」後值一二八事變，吳力促奉軍南下增援，然張奉中央全面計劃之指示，未便妄動，其後張與吳格格不入，視趨吳府爲

畏途。直到二十一年三月，章太炎爲吳之記室，這才通電討「偽滿」，並作「致國聯調查團書」，這時吳已無兵無勇，兩手空空，日本仍畏忌，乃克意拉攏。

（第四時期結束）

民國二十一年夏天，蔣公派孔祥熙持函見吳，備致慰勞。不久，蔣公北上，接席暢談，遂成莫逆。民國二十六年七月，全面對日抗戰，吳陷於北平。這是吳生命中最後的高潮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段「晚節」。土肥原千方百計誘吳東山再起，以與南方汪精衛配合，威逼利誘，甚至川木大佐拜吳爲師，以至對吳府上下，用盡心機。吳佩孚遂與這些哺乳類魍魎科的日本鬼子展開苦鬥，不屈不撓。這時，吳有「遙望南

五、黃昏的血淚

以上係吳佩孚傳縱的輪廓，其中有許多感觸，皆屬個人淺薄的發揮。吳之一生，年高識博者，或許耳熟能詳，然後輩青年，未必盡知，是以上文不厭其煩，予以重點述介。吳佩孚正如許多軍閥一樣，使革命

天淚已垂，一語寄君應努力」之句，「一語寄君」者，寄望全民領袖蔣公是也。他本人則是「大戰完了已黃昏」「回首乾坤皆塵埃」。

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四日，大漢奸齊燮元（吳過去的下部）、符定一及日本軍醫，在吳妻之前，借醫牙之名，刀刺其喉，手段至爲殘酷卑鄙。出殯時，北平執紼市民達十萬，倍極哀榮。十二月九日，國民政府明令褒揚，中間有一段文字：

「吳佩孚秉性剛直，志行堅貞，曩年整軍經武，卓著聲稱，而且嫉惡黜邪，持正不阿，尤有裨於世道人心。」允稱吳佩孚一生之寫照。

統一受阻，連着內憂外患緊逼而來。然而，在這種殘山剩水，軍閥割據的時代，像吳佩孚的勇武壯烈，守正不阿，畢竟是中國軍人的典範，英雄的本色。黨國元老吳稚暉曾說：

「子玉先生的品格，不論你政見怎麼樣，都是應該表示欽佩的。」

易言之，勝敗本尋常，末路可看英雄，所恃着正氣骨氣而已。吳佩孚可取的是忠勇孝義的品格，他一生不積私財，不做督軍，不交外人，不舉外債，不住租界這幾個原則，他都做到了。只是所謂不做督軍，吳雖然從未佔過地盤，未做督軍，但屬於曹錕這位巡閱使，無異空有一身武藝而錯投門下。直奉第二次大戰，吳已不齒曹之所爲，仍硬着頭皮北上，打這一場沒有必要，也沒有把握的仗，所恃着一點「義」而已。以吳佩孚的爲人，他從不肯乘人之危，但不能「遠小人」，至少應能「不助紂」，這裏面還存有軍閥之間報復心、猜忌、好勝心的作祟。勝利人人所欲，但直奉之戰，不管那邊勝利，不過以武易武，對中國還是全盤失敗。吳知道這點，但爲情勢所逼，騎虎難下。這就是悲劇。

在直奉第二次大戰時，吳一面要籌餉，一面要督戰，真是「一文錢逼死好漢」之際，他也沒答應「金佛郎案」這種殺雞取卵，使國民蒙受重大負擔的不義之舉。退而求其次，當時，謀士要他出賣四庫全書，

國有土地，鐵路權，礦權，吳佩孚說：「我不能爲此區區數百萬，而留下千古罵名。」由這件事看來，他的忠雖愚忠於曹錕，但只要干涉到國家民族，他必以國家民族爲先。他出生入死，冒險犯難，身先士卒，獨闢蹊徑的「勇」，以及他事母之「孝」，可圈可點。至於他的「義」，可從兩件小事看出來。第一件是：他在火車上，爲俄軍所捕，當時他盡有機會逃脫，但他不忍拖累那位受嫌疑而被打腫臉的女學生，乃挺身而出。以小知大，足見其本性之持正勇義。其次，他有一個結拜兄弟郭緒棟，在吳流落平津，最困苦時收容了他。對這位義兄，他從未忘懷，開府洛陽時，除曹錕之使者外，所有中外貴賓，吳都沒有親自迎送。甚至對英國將領，吳却是臨之以兵威，飽之以風砂（吳正在練兵），唯獨對這位郭兄，禮遇有加，始終不渝。

在當時，不論政客也好，軍閥也好，多少都跟日本有所來往。（有的已甘爲漢奸）總自作聰明地認爲自己在利用日本，而後再擺脫日本。依賴別人，無法自強，聯甲倒乙，倒乙滅甲，這些都是軍閥的特色。吳佩孚雖有不少「外人」的接觸，但從未利用他們，依

賴他們。荒城司令以利誘之，土肥原威逼利誘，皆不爲所動。吳佩孚在幾次走投無路時，都沒有入租界，因牙疾痛苦不堪，仍自嘆「死了好，死了好」而決不入租界求醫。這些在在可看出一個中國軍人的剛強持正。（曹錕說吳佩孚是武聖）吳佩孚有沒有缺點呢？不妨引用名政論家胡政之之論：

「吳之爲人勤勞廉勇，是其所長，而驕妄粗疏是其所短，能自用其勇而不善用人之才，好自炫其長而不能服人之善，故其力僅足役使官僚，而不足奔走國士。」（見閒話軍閥一書，北伐前夕北洋軍閥羣像）。

本文之作，在民國十五年初，雖未見吳以後之堅貞，但全文之論與吳以後之發展，大抵若合符節。

滿清腐敗，列強環伺，在清廷無力之下，政軍財三權終於落在東方凱撒手中，袁死後留下北洋餘孽，而整個中國的社會，早已分崩離析、土匪猖獗。例如

天高皇帝遠的遵義一帶，要不是有個周西城，（周在軍閥中不過三流角色）幾乎是「土匪縱橫，寸步難行」的「天涯海角」，所謂滇軍十七八人，輪姦一布商之妻，當場致死。這是當時一部份的寫照。（見劉健羣著銀河憶往）故劉健羣對周西城的結論是：「周西城一生最大的成功是練兵勦匪，而最大的失敗，是用同鄉，不用人才」，而胡政之所謂吳所用「皆官僚之策士，而非真正之人才」大概也是吳佩孚最大的失敗吧。吳不但不善用人才，且爲庸才所用。從另一角度，胡之說「力不足以謀國土」，亦即在當時國人心目中，吳佩孚不管怎樣守正不阿，還是一個「唯力是視」的「武力本位者」，這也就是國父所痛切的「立國之本，非恃武力」。縱觀吳佩孚傳，有血有淚，在冥冥中，歷史的教訓，國家的命運，皆不難找出蛛絲馬跡。以吳佩孚本人而言，允稱英雄血淚，以國家命運而言，北洋之誤國，却難逃史責。